

# 关于拟声词重叠式 ABB 的认知语义分析

張 恒悦

## 要旨

本稿は中国語の擬声語の重ね型 ABB を研究対象とし、ABB の認知的メカニズムの考察を通じてその意味的・文法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方法論として、本稿は中国語の重ね型におけるイコン性に着目し、ABB を重ね型の他の三タイプ (AA, ABAB, AABB) と比較することにより、主に次の諸点を明らかにした。ABB は“始動型快速離散的認知”を認知のモードとし、ABAB, AABB より、音声についての認知的速度が相対的に速い。また、起点も終点も持たない音声連続のイメージがある AA に対し、ABB によって喚起される音声連続のイメージには起点を含んでいる。以上を踏まえ、本稿は ABB における擬態機能についても検討を試みた。

キーワード：擬声語、重ね型、始動型快速離散的認知、擬態語、イコン性

## 0. 引言

本文所谓 ABB 指的是以例 (1) 句中“哗啦啦”为代表的拟声词重叠形式。

(1) 玻璃破了，**哗啦啦**掉了下来。(北)

众所周知，现代汉语的拟声词系统拥有特别丰富的重叠形态。上述 ABB 格式并不是唯一的形态，除此之外，还存在着 AA (如“哗哗”) ABAB (如“哗啦啦”) 和 AABB (如“哗哗啦啦”) 等多种格式。

由此可以推知 ABB 应该具有不同于其他重叠式的格式意义。可是，至今为止的研究并没有对此给出令人信服结论。

本文以 ABB 格式为考察对象，通过与其他三种形式 (AA, ABAB, AABB) 的对比，考察该格式在认知机制上所具有的特点，以求对 ABB 格式独特的语义功能作出解释。

## 1. 先行研究及其问题

ABB 有着与其他重叠式不同的形式特征，这是大部分先行研究提及它的原因。然而，这种格式为什么以这种形式存在？换句话说，这种形式的语义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能够引起以往研究的兴趣。就笔者的管见，在为数可观的关于拟声词的论文<sup>1)</sup>中，唯一对 ABB 格式的语义有所谈及的是王了一 1982：166-167。该文观点如下（斜体字表示引用原文，以下均同）：

*单字之后再加叠字，表示前一种声音是短促的，后一种声音是连续的。例如：*

*A 哗啦啦一桶净粪从上面直泼下来。*

*E 做了自己的功课，忽听得纸窗呼啦啦一派风声。*

从上面一段话中可以发现，王了一 1982 对 ABB 的语义结构是以汉字为单位进行解析的。因为“哗”和“啦”的汉字不同，该文认为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声音：“哗”为“前一种声音”，而“啦”为“后一种声音”。如此对 AB 进行二分，好像符合汉语“一字对应一义”的总体原则，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声音如果能够判定为两种，在听觉上应当接受相对独立的两种声波的刺激，也就是说，听觉上的可分性和“有界”为其前提。然而，观察其例句容易发现这种分析是缺少对语言事实的解释力的。例 A 描写的是“一桶净粪”突然间由空而降的场景，“直泼”尤其使人感觉动作“泼”的干净利落。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明确地分辨出两种声音呢？例 E 描写的是风声乍然骤起敲打纸窗的情景，既然是自然界中而不是人为控制的“风”，很难想象这“一派风声”是分别以先“短促”然后“连续”的方式刮出两种不同的声音。“前一种声音是短促的，后一种声音是连续的”其实是把 ABB 的结构解析为 A + BB，但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我们对上述两例所描述的声音的听辨过程，值得怀疑。

不仅如此，按照该文的说法，A、B 如果分别代表了两种声音，那么，A 和 B 应该分别由单音节拟声词来充当。然而，事实上，决定 ABB 格式能否成立的条件却是 A、B 须合在一起作为双音节拟声词被认可。比如，“哗”和“当”都是常用的单音节拟声词，前者见之于“‘哗’的一声”，后者见之于“‘当’的一下”，但是，由两者的加合而构成的“\*哗当当”和“\*当哗哗”的 ABB 俱不成立。其原因就在于“\*哗当”或者“\*当哗”都不能作为双音节拟声词而存在。反过来，从“哗啦啦”“轰隆隆”等情况可以看到，凡是能够成立的 ABB，其中的 AB 一定是作为双音节拟声词也能够成立的。也就是说，ABB 与 ABAB、AABB 一样，都是以双音节 AB 为基式（baseform）重叠的结果。因此，A、B 二分的说法，对 ABB 的结构解释也是行不通的。

张恒悦 2008 关于拟声词重叠式的讨论，主要以 AA、ABAB 和 AABB 三种形式为中心而展开，没有涉及 ABB。但是，从 ABB 类同于 ABAB、AABB，俱以双音节拟声词 AB 为基式重叠而成看，其中关于 AB 的语义特征的论述具有借鉴意义。该文从 AB 的音韵特征的分析、AB 的使用状况的调查以及 AB 的音步切分的观测等角度，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以下观点：AB 尽管也能够用于表达两个单纯声音，但表达一个复杂音是它的主要功能，而在重叠式中，AB 发挥的是它的无标（unmarked）意义，即表达一个复杂音。

本文对 ABB 格式中 AB 语义特征的理解将以上述观点为基础。因此，本文认为 ABB 的结构不是 A + BB，而是应该是 A B + B。

## 2. ABB 与其他三种重叠式的类同性

### 2.1 动态的持续性

在《中国语拟音语辞典》中, ABB 格式的例句之后多附有其他重叠式也能出现的标识。比如出现于 52 页的例句: 河水哗啦啦流 / 川の水がサラサラ流れる [《儿童 81·12》(+ AABB)]; 还有出现于 53 页的例句: 哗啦啦的麻将牌声 / ジャラジャラというマージャンの牌の音 [杨沫《青春之歌》(+ AABB)] 等, 这说明 ABB 格式与其他重叠式存在着非常大的可相互替换的可能。于是, 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对咨询人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由例(2)替换而得的(2a)(2b)(2c)都能够成立, 也就是说, ABB 不但与 ABAB 和 AABB, 而且与 AA 之间也能实现互换。

(2) 玻璃破了, 哗啦啦掉了下来。同(1)

(2a) 玻璃破了, 哗哗掉了下来。

(2b) 玻璃破了, 哗啦哗啦掉了下来。

(2c) 玻璃破了, 哗哗啦啦掉了下来。

那么, 是什么理由使上述替换得以成立呢? 我们认为这种现象的动因是语义上的共性。张恒悦 2008 认为 AA、ABAB 及 AABB 三种形式在语义上具有共同特征, 即动态的持续性。观察 ABB 格式, 同样的动态的持续性亦可确认。

(3) 列车轰隆隆(?轰隆)地开着。(北)

(4) 这时候起了西北风, 刮得树叶子“哗啦啦(\*哗啦)……”(北)

(5) 他的手还没离开耳机子, 当唧唧(\*当唧)响起一阵急剧的电话铃声。(北)

上述(3)(4)(5)之中, ABB 俱不适合以其基式 AB 相替代。例(3)的动词“开”之后附加有助词“着”, 可知说话人的意图主要在于表达列车持续行驶的状态。这种情况下, 有资格充当状语的是“轰隆隆”而不是“轰隆”, 是因为前者在语义上含有动态的持续的特征, 而后者反映的是突发性、一次性声音的缘故。例(4)描写的是西北风吹拂中树叶的声音,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 自然界中的风通常都持续为一定时段, 在其影响下树叶的声音也应该是持续的, 因此, 与表示突发性、短促的声音的“哗啦”相反, “哗啦啦”能够适合这种语境是其持续性语义所起的作用。例(5)中使用数量词“一阵”明显透露出电话声在时间上的延展, “当唧唧”因具有持续性而与之和谐相配, 相比之下, “当唧”则不够妥帖。

因此, ABB 与其他三种重叠式 AA、ABAB 及 AABB 之间的可互换性, 就本质而言是语义驱动使然。

### 2.2 离散性的认知类别

前一节我们论述了 ABB 格式所蕴含的动态的持续性, 而这种动态的持续性对于判别重叠形式的认知模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张恒悦 2007 通过对数量词组成的两种重叠形式(一 CC 和一 C—C)的考察, 指出数量词重叠形式的语义认知中存在着“统合型认知”与“离散型认知”模式的对立:

一CC：如“一个个”等，为统合型认知，特征是说话人对由多数个体组成的集合作宏观视角（perspective point with global scope of attention）的扫描。由于采用的是全景式的视角，说话人不对集合里的个体感兴趣，他关注的是集合的整体状态。

一C—C：如“一个一个”等，为离散型认知，特征是对某集合中的多数个体以微观视角（perspective point with local scope of attention）进行分别观察，由于说话人采用移动的逐一聚焦的视角，随着视线的移动，相关个体被独立前景化，集合以离散的方式被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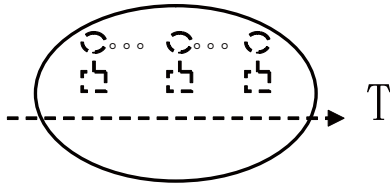


图1：统合型认知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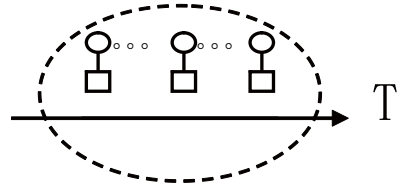


图2：离散型认知图式

和一CC进行对比，一C—C有两个特点：①相对于一CC之中“无界”的个体，一C—C中的个体是“有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强调个体分离的情况下，一C—C一般不适合向一CC替换。比如：“过去都是一个一个（？一个个）学科，但许多现实问题不是一个学科能够解决的，……（北）”②相对于一CC在集合整体上所保持的静态性，一C—C则表现出集合整体的动态性和持续性。因此，在强调动态性持续的情况下，一C—C也不宜为一CC替换。比如：“部长一件一件（\*一件件），如数家珍。（北）”

根据以上分析，一C—C有两个特点，但是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两点实际上是针对集合中的个体以及集合整体的两个着眼点而来。二者之间并无矛盾，而是一个认知模式的两个不同侧面。如果认知模式为统合型，重叠形式则相应地表现出对集合静态的整体把握的特征，换言之，集合整体上因“有界”而呈现非持续性。反之，如果集合具有持续性和动态性，则是说话人逐一移动视角去聚焦每个个体的离散型认知所带来的。从这个角度考虑，个体是有界还是无界，或者其整体有无动态的持续性，这两点都可以成为辨别认知模式的重要线索。

在上述研究所提供的理论背景下，我们可以从ABB格式所具有的动态的持续性出发，做出这样的推测：ABB虽然在形式上与一CC有相类之感，但在语义认知上却与一C—C相通，即俱属于离散型认知的类别。

如果说以上推测只是限于理论上的推导的话，那么ABB格式的语法特征则能为这一推测提供事实上的印证。

以下例句显示一CC和一C—C都能出现在状语和定语的位置，ABB亦然：

- (6) 他把这些梦，一个一个（一个个）变成了现实。（北）
- (7) 结果她端起小碗，一口气咕噜噜地喝了下去。（北）
- (8) 一个一个（一个个）的丰收，不都是在铁锹下创造的么？（北）
- (9) 旁观者也许会眩目于个体户们手中哗啦啦的纸币，其实他们内心并不和谐。（北）

另一方面,一 C 一 C 有别于一 CC 的语法功能是能够充当谓语和补语,而这一点也为 ABB 所拥有:

- (10) 十种小麦种的优点和缺点,纷杂繁琐的棉种和农药代号性能在他嘴里一串一串(\*一串串),  
温度、湿度、光照如数家珍似地一一道来,满脸挂着自信。(北)
- (11) 大山里有一座城,开山炮轰隆隆。(百)
- (12) 他满身血肉模糊,不成人形了,裤子被撕得一条一条(\*一条条)的,露着的半截光腿  
已经成了红色。(北)
- (13) 小家伙太喜欢出去玩了,一回到家就变懒虫,如果没人理它,一会儿功夫就睡得呼噜噜  
,真是不知该怎么形容,真是太有思想了!。(百)

张恒悦 2008 指出 AA、ABAB 及 AABB 三种形式都带有离散认知的特点。如此看来,拟声词重叠式尽管在形式上丰富多彩,实际上都是以离散式而不是统合式的认知方式为底核变化而出。即使是与一 CC 最有貌似之感的 ABB,对所观察的对象也是采取视线移动而非静态的认知方法。而这一点,从拟声词与数量词各自代表的客观对象的存在方式中不难找到动因。因为数量词表达的是客观世界的空间维度中既已存在的事物的数和量,那么对这些数量的捕捉,或者是统合型或者是离散型,两种观察方式在理论上都有条件成立。相对于此,拟声词所表达的声音存在于时间流之中,这便制约了观察者的观察方式多是沿着时间轴而进行的离散型。

### 3. 关于 ABB 认知模式的假设

至此为止,我们的论述都是围绕着 ABB 与其他三种拟声词重叠式的共性而展开。那么,ABB 的独特性何在?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就张恒悦 2008 所作的分析,对 AA、ABAB、AABB 三种形式之间的语义差别以及从中反映的认知原理作一简要介绍。

首先比较 AA 与 ABAB。

- (14) 现在他咯噔咯噔(噔噔)走下楼梯来。(北)
- (15) 沉寂的隔河岩响起了隆隆(轰隆轰隆)的开山炮。(北)

如上述两例所示,AA 所表达的关于音声的意象总是快于 ABAB。因此,ABAB 代表的是典型的“离散型认知”,而 AA 则代表“快速离散型认知”。其认知过程图示如下(G 表示认知主体,带箭头的虚线表示认知焦点的移动轨迹,T 表示时间轴,方块表示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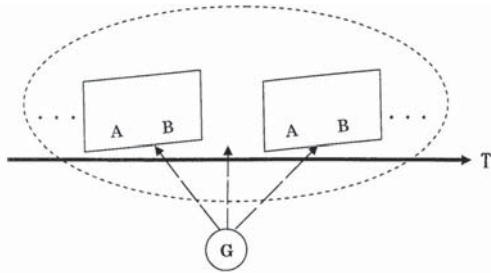


图 3: ABAB (离散型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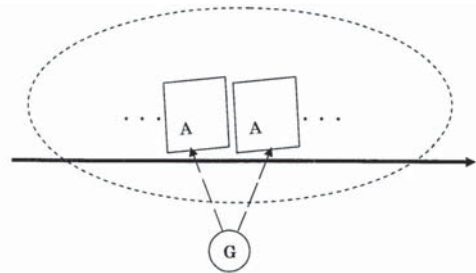


图 4: AA (快速离散型认知)

AA 与 ABAB 之间的语义差异直接投射在“词长”上。根据像似性 (iconicity) 原理中的“概念距离 (conceptual distance)<sup>2)</sup>”原则，概念间的距离平行于形式间的距离，因此，短形式的 AA 较之长形式 ABAB 有速度加快之感。

其次比较 ABAB 与 AABB。

(16) 有一座小钟，没有指针，表框里只有几个劳动者在干活。一个用脚踏机器，双腿在协调的运动；一个用手在不停地敲打；还有一个用胳膊在努力地拉拽，每个人的动作都节奏鲜明，正好合着“嘀嗒嘀嗒”（？嘀嗒嘀嗒）的声响。(G)

(17) 这时却传来了一个声音，从车里发出的 5000 只手表“嘀嗒嘀嗒”（？嘀嗒嘀嗒）的不大的声音，确实不是大得人人都听得见，却大得足以让那官员知道东西藏在哪儿。

在以上两例中 ABAB 与 AABB 的互换是难以成立的。ABAB 所表达的意象是其内部以 AB 为单位具有鲜明的间隔和节奏，而例 (16) 的语境要求“每个人的动作都节奏鲜明”地配合的声音，所以唯有“嘀嗒嘀嗒”才能称其职。与此相对，AABB 所表达的是由语音单位的叠错而造成的内部结构杂乱无界的意象，因此，表现 5000 块表同时鸣响的例 (17) 以“嘀嗒嘀嗒”为宜。相对于代表典型“离散型认知”的 ABAB，AABB 代表的是“叠错离散型认知”。其认知过程图示如下 (G 表示认知主体，带箭头的虚线表示认知焦点的移动轨迹，T 表示时间轴，方块表示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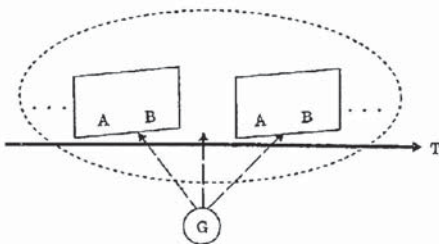


图 5: ABAB (离散型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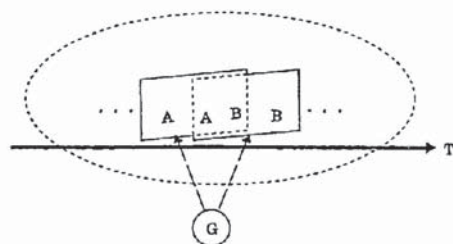


图 6: AABB (叠错离散型认知)

ABAB 与 AABB 之间的语义差异在形式上体现为“词序”的不同。通过词序的调整，具体来说就是在前一个语音单位 AB 之间插入后一个语音单位的起始音 A，使对第一个语音单位的捕捉尚在



进行时第二个语音单位的认知已经开始。于是,语音的单位与单位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呈杂乱的效果。这在根本上也是语言的像似性原理在起作用。

以上分析给我们的启示是:汉语的拟声词重叠系统中重叠形语义变化多端,然而变化之中通过词长与词序的形态手段严格遵循着像似性的原理。语义的特征既然总是与一定的形式特征相对应,那么,反过来,形式上的特征便成为我们推测其语义结构的重要依据。

与 ABAB 和 AABB 相比,ABB 的词长相对缩短,由此我们可以推知 ABB 之中有快速认知的要素。换言之,ABB 就认知的速度而言,与 AA 有共通之处。然而,依照词序的像似性来考察,ABB 与 AA 形成比照的是,快速离散认知的过程在 AA 是自始至终的,但在 ABB 则是出现于中途,由尾音 B 的反复来表现。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在开头所作的主张:ABB 的结构并非 A + BB,而是 AB + B。

ABB 区别于其他三种形式之处首先体现在开头。AA 也好,ABAB、AABB 也罢,都是以同一单位进行重叠的均匀性结构。由于这个原因,说话人对声音的全过程的观察均匀用力,没有哪个部分被凸显。而 ABB 则不同,开头采用双音节 AB,显然这是说话人对声音的起始部分充分注意仔细聚焦的缘故。其次,ABB 对声音的认知一旦开始,马上提高认知速度的特点也不应忽视。根据以上推导,我们对 ABB 的语义功能作如下假设:

**ABB 的认知模式**:对声音的起始给予关注的快速离散型认知,简称“起始型快速离散认知”。

#### 4. 关于 ABB 假设的检验

##### 4.1 ABB 所出现的语境

王了一 1982:166-167 对 ABB 进行说明时所出示的例句如下(浪线为笔者所加):

- A 哗喇喇一桶净粪从上面直泼下来。
- B 只听见吱吱声,院门开处,不知是那一个出来。
- C 只听见豁唧唧满台的钱响。
- D 坐到三更以后,听得房上骨碌碌一片响声。
- E 做了自己的功课,忽听得窗纸呼喇喇一派风声。

请注意这里 5 条例句中有 4 条明确地使用了强调突然之间产生听觉感受的标注性词语“只听”和“(忽)听得”。王了一先生的例句来自各种小说文本,相信这种现象并非他有意所为。然而,正是因为无意而成,恰好能反映 ABB 作为拟声词重叠式所使用的典型语境是表现一段声音的开始。

为了进一步获取证据,我们利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对具有代表性的高频词“哗啦啦”进行检索。一共得到 168 条完整无重复例句,其中与“只听”类听觉标注词共现者有 15 例。另外,与强调新的事态出现的“突然”类副词共现者有 16 例。例如:

- (18) 他抱起孩子,蹬开房门,刚刚冲出门外,就听见身后哗啦啦一声巨响。(北)
- (19) 忽然间,外面“哗啦啦”一阵响,接着又是一连串惊呼。(北)

当然，“哗啦啦”用于表达突然出现的一段声响时，并不一定非与“只听”类或者“突然”类词语共现不可。例如：

(20) 正在拐弯时，从侧里来了一辆自行车，前轮冲诸志岱那辆车的后轮侧面撞了一下，两辆车“**哗啦啦**”都跌翻了。(北)

(21) 天黑地暗，大雨**哗啦啦**倒下来。(北)

例(20)叙述的是两辆自行车相撞的场面。毫无疑问，相撞之前并无声音，是相撞的瞬间才引发了声音的起始。例(21)所描写的事态是下雨，但从“天昏地暗”的气氛的渲染以及“倒下来”的前后文看，这个句子不是对进行中的雨的描写，而是对到来之时的雨的描写。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又进一步对168条例句进行逐句观察，结果发现能够明确判定“哗啦啦”出现于表示声音突然起始的语境者共计147例，比例达87.5%之高。这个数据从一个侧面证明ABB容易出现的语境是突然发生的声音，也就是说，声音的起始为其关心所在。

#### 4.2 ABB 的认知起点

必须指出，包含ABB的例句并不受制于音声对象的客观状态。请看例句：

(22) 海水**哗啦啦**（哗啦哗啦 / 哗哗啦啦 / 哗哗），把一个小玻璃瓶冲上了沙滩。（《拟》）

作为客观事实的大海永远不会停息浪潮，海边的浪涛声可以说是一种恒常性的声音。尽管如此，根据我们对咨询人的调查，例(22)对“哗啦啦”的使用完全可以接受。有趣的是，其他三形式也有入句的资格。然而，所形成的意象是各自不同的。以“哗啦哗啦”来表达，其意象是海水通过均匀的有节奏的拍打把一个小玻璃瓶冲上沙滩。但换为“哗哗啦啦”，所产生的意象是海水在波浪重重嘈杂的轰鸣中把一个小玻璃瓶冲上沙滩。而使用“哗哗”的话，把小玻璃瓶冲上沙滩的海水则既有均匀的节奏但又相对急速。这三种形式中不管哪一种给人的感觉都是海水的声音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相比之下，使用“哗啦啦”则有单独截取一个浪头拍打过来的感觉。大海的确没有停止连续运动，但是，“哗啦啦”对浪头的观察是有起点的。一个浪头突起，然后以尾音在拖长，在这个过程中，小玻璃瓶冲上沙滩，其他浪头如何都摒弃在认知视野之外。我们认为这样给小玻璃瓶的移动过程设定一个生动而清晰的背景，是该句之所以选择“哗啦啦”的动机。从这个角度看，ABB代表的是一种主观认知模式，而这种认知模式的特色之一是拥有认知上的起点。

孟琮1983和野口1995指出，所有的AB都可以重叠为ABAB式。据此，似乎可以说ABAB是最具普遍意义的形式。然而，实际使用中，情况并不尽然。下面一组数据为我们利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所做的统计。

	I类 AB			II类 AB		
	咕咚	扑通	呼哧	扑簌	叮铃 <sup>3)</sup>	扑棱
ABAB	59	54	98	4	0	3
ABB	12	3	2	83	29	8



I 类 AB 以 ABAB 的使用频率为高, 但 II 类 AB 却以 ABB 的使用频率为高。何以出现这种情况? 解释这个问题, 需要从 ABAB 和 ABB 认知模式的差异入手。I 类 AB 共同的语义特征是有节奏和频率, “咕咚” 常用来模拟喝水声, “扑通” 和 “呼哧” 常分别用来模拟心跳和呼吸声, 这些以人体的自然韵律属性为对象的拟声词多采用 ABAB 形式是有理据的, 因为 ABAB 正是以表达鲜明的节奏和间隔为特色的认知模式。相比之下, II 类的 AB 似乎缺少鲜明的语义共性。“扑簌” 用于描写眼泪, 而 “叮铃” 用于模拟电话铃声。然而, 眼泪作为人的感情的外现手段, 在涌出眼眶的一瞬间, 换句话说, 也就是在它起始的一瞬间是最引人注目的。比起对眼泪是否有节奏的观察, 对眼泪开始的注意在认知上的显著性更高, 正因为如此, “扑簌” 的重叠多表现为以起始为特色的 ABB。同理可证 “叮铃” 的重叠式分布。电话铃声是为提醒使用者电话的到来而设的, 因此, 对于电话铃声的开始人类保持高度的敏感。一般情况下, 人们不太会竖起耳朵仔细分辨电话铃声的节奏如何, 这种认知上的特点决定了 “叮铃铃” 的高使用率。关于 “扑棱”,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 “形容翅膀抖动的声音”。禽鸟的拍打翅膀的声音如果能听到, 其前提是说话人和鸟处于听觉能力可及的近距离, 对于在高空飞过的大雁通常不适合用 “扑棱” 来形容。而人和鸟的距离如果拉近, 鸟大多因警觉而仓惶飞起。这种情况下, 对于人而言, 鸟煽动翅膀的声音有没有节奏和律动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鸟会不会飞起, 也就是说鸟煽动翅膀的声音会不会开始吸引着说话人的注意。在这个意义上, II 类 AB 以出现 ABB 的频率为高, 反映的正是 ABB 对声音的起始给予特别关注的认知机制。

#### 4.3 ABB 结构内部的紧凑性

马庆株 1987 在结语和余论中专门为 ABB 设一小节, 讨论其结构。该文认为 ABB 既可以看作语素 AB 经不完全重叠形成的合成拟声词, 也可以看作只重叠了 B 音节的单纯拟声词, 支持前一看法的理由是 “能作谓语”, 而支持后一种看法的理由是 “能说 ‘当啷’ 一声”。关于 ABB 的结构, 前文已作分析, 我们主张 ABB 由 AB 重叠而成, 不赞成该文两者皆可的看法, 其理由不再累述。不过, 该文注意到 ABB 与 “一声” 合用的例子很耐人寻味。

ABB 既然为离散性认知类别中的一种, 那么, 通过视点移动的方法去观察声音为其特色。于是, 以下例句中 ABB 与 “几声” 搭配的情况是不难解释的。因为带有离散性认知特点的认知模式会对声音进行切割。

(23) 这时猛觉得整个房子一颤, **轰隆隆几声**巨响, 四五颗炮弹都打在院里, 碉堡上也中了一炮。  
(北)

(24) 江华立刻把放在方桌上的一副牌九一抖擞, **哗啦啦几声**牌响打破了屋里的沉寂。(北)

同样的理由, 以上例句替换为 ABAB 仍能成立。

(25) 这时猛觉得整个房子一颤, **轰隆轰隆几声**巨响, 四五颗炮弹都打在院里, 碉堡上也中了一炮。

(26) 江华立刻把放在方桌上的一副牌九一抖擞, **哗啦哗啦几声**牌响打破了屋里的沉寂。

然而，当ABB与“一声”相搭配时，ABB向ABAB的转换则不合适。

- (27) 突然“**哗啦啦**（\*哗啦哗啦）”一声响，眼前出现了一堆硬角子，他竟然赢到3000多元！（北）
- (28) 突然间“**轰隆隆**（\*轰隆轰隆）”一声巨响，8层大楼一塌到底，死亡17人，重伤5人，轻伤5人。（北）

我们认为阻止ABAB与“一声”共现的原因是ABAB对每个音声单位的切割过于清楚明了的缘故，反过来，容忍ABB与“一声”共现的原因则是ABB对音声单位的切割不够清楚明了的缘故。由于ABB在起始后进入快速离散认知状态，音声单位之间的间隔被缩短，界限相对模糊，于是，产生出作为一体来认知的可能。与“一声”搭配情况的成立，实质上是ABB通过认知速度的提高而实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ABB对认知速度的加快，对ABB自身的音韵结构也有牵动。

参照王洪君1999：157-158的分析，汉语双音节拟声词AB大约可分三种音韵类型<sup>4)</sup>。第一类称“p‘i—p‘a式抑扬变韵回旋型”，特点是“韵母前音节暗后音节亮而造成响度强烈的抑扬对比”。第二类称“p‘a—la式后衍变声回旋式型”，特点是“抑扬变化不大”。第三类称“p‘a—t‘a式跌接变声回旋型”，特点是“没有大的抑扬变化”。我们注意到第二类和第三类的AB都适合构成ABB格式，如“啪啦啦”“哗啦啦”“啪嗒嗒”等。但第一类AB几乎没有这个能力，比如：“\*叮当当”、“\*噼啪啪”、“\*乒乒乓”都不规范<sup>5)</sup>。正如王洪君1999所指出，第一类AB的主要特征是有强烈的响度变化。以相同声母开头的两个音节AB，从开口度最小的i，过度到开口度最大的a，口唇需要做大幅度的开合，这种开合间的距离根据语音象征（sound-symbolic）理论能反映为心理上的距离。我们认为第一类型AB之所以难构成ABB格式，是因为ABB具有快速认知的特点。为了配合认知速度的加快，有必要缩短口唇的开合度，因而第一类AB遭到排除。

由此可见，ABB的内部结构是十分紧凑的，音声单位之间的间隔很小，这是因为它不仅对尾音提高了认知速度，而且对AB的开合度也有调整。只不过，前者表现在词长的缩短，更为明显，而后者表现在音韵的限制，较为隐秘罢了。如前所述，ABB拥有认知上的起点，而另一方面，在认知起始之后又以较快的速度来进行，这两点完全符合我们对它所作的假设，其认知过程可以图示如下（G表示认知主体，带箭头的虚线表示认知焦点的移动轨迹，T表示时间轴，方块表示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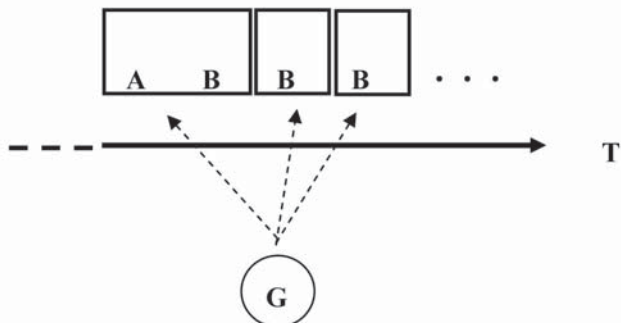


图7：起始型快速离散认知

#### 4.4 ABB 的拟态功能

语言对声音的摹写既可以因“拟声”而动，也可以为“拟态”而用，这在日语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以至于诞生了“拟声词”“拟态词”一组相辅相成的概念。汉语语法中只认可“拟声词”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拟声词不能用于拟态。关于汉语拟声词的拟态作用几乎还没有人研究过，但本文认为这对于拟声词的考察是一个好的视角。下面我们将就 ABB 的用法尝试进行一些拟态方面的考察。

《现代汉语词典》对“噗噜噜”的解释是：形容泪珠等一个劲儿地往下掉。毋庸赘言，流眼泪是出声的，“噗噜噜”描写眼泪时不会行使拟声功能。因此，《现代汉语词典》虽然在词性上认为“噗噜噜”是拟声词，但在解释上却着眼于眼泪移动的样态。“一个劲儿地往下掉”换言之就是：眼泪以很快的速度几乎没有间断地滚落。这一解释符合我们对 ABB 假设的内容，而通过下面例句的变换对比可以得知它也是符合事实的：“噗噜噜”与“噗噜噗噜”相比，不仅速度快而且眼泪之间的空间距离小，更有连续感。

(29) 听着她讲身世，很多人的眼泪噗噜噜（噗噜噗噜）地直往下掉。（百）

不过，对以下例句中的 ABB 如果只从移动速度快的角度解释是不够的。

(30) “嚓啦啦（？嚓嚓？嚓啦啦？嚓啦啦）！”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随后就是一声脆响的霹雳。（百）

根据咨询人的回答，(30)中除了“嚓啦啦”，其他三种形式的可接受性都比较低。该句描写的是无声的闪电，因此，ABB 的使用在这里并不是为了音响效果而是为了视觉效果。“嚓嚓”和“嚓啦啦”都给人感觉有不止一道闪电划过，而且视觉意象不甚明了，只不过“嚓嚓”有速度更快之感。“嚓啦啦”所呈现的意象是闪电的形状很不规则，曲折杂乱。相比之下，“嚓啦啦”所营造的意象是鲜明的：从一点出发快速形成流畅的线条。也就是说，ABB 以点而开始的无间断的认知过程是唤起这个意象的关键。

如果说(30)展示的是从一点出发迅速形成的线型扩展样态，那么以下的例句则告诉我们 ABB 还可以有从一点出发迅速蔓延的片状扩展样态。

(31) 当柔软的柳条吐露出新绿的时候，躲在墙角里的几束野花招蜂引蝶的呼啦啦（？呼呼？呼啦啦？呼呼啦啦）开出了一大片。（百）

(32) 如火骄阳下，上万亩玉米枯焦早死，打火机一点“呼啦啦（？呼呼？呼啦啦？呼呼啦啦）”燃着一片。（北）

有趣的是，ABB 的扩展样态有时还会形成逆向回流运动。在下面二例中，“哗啦啦”与“围上来”搭配，显然不是从中心向外的离心式扩散，而是从四周向中心的回流式聚拢。

(33) 铁砚刚进教室，呼啦啦围上来一群孩子。（百）

(34) 众人心里都惦记着这事，呼啦啦地围上来检验那个小本子。(北)

以上分析说明，我们对 ABB 所做的假设通过其拟态功能的检验也同样站得住脚。ABB 在形成线型扩展以及片状扩展时，认知上的起点和内部结构的紧凑性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5. 结语

金田一 2004 对日语中以表示滚动的“ころ”为语干而衍化的各种形式作如下解说：

「ころっ」は転がりかけることを、「ころん」は弾んで転がることを、「ころり」は転がって止まることを表す。また、「ころころ」は連続して転がることを、「ころんころん」は弾みをもって勢いよく転がることを、「ころりころり」は転がっては止まり、転がっては止まることを表す。「ころりんこ」は、一度は転がりはしたが、最後に安定して止まって、二度と転がりそうもないことを表す。

从上边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以“ころ”为语干的各种形式在语义上的细微差别是对运动的不同侧面加以关注的结果。关注起始、终结、持续的状态等，其着眼点有似动词的 aspect。想来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声音总是和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声音因运动而产生，并和运动同在，那么，在拟声词的构成上也应该有相类似的视点。

同样的情况在汉语中也有表现，而 ABB 格式为其表现之一。本文通过与 AA、ABAB 及 AABB 三种形式的对比，认为 ABB 结构中首先含有对起始的关注同时又含有对持续状态的关注，这两点合在一起形成了“起始型快速离散认知模式”。这是 ABB 格式的语义结构的独特性所在，据此，其语法及语用问题可以得到解释。

### 注释

- 1) 关于拟声词的主要文献资料，可参照野口 1995。
- 2) 请参照 Haiman 1985 : 106 页。
- 3) 关于电话铃声的拟声词异体字甚多，表中数据俱由所示汉字统计得出。事实上，以“丁零”为标记法进行检索也能看到相同的倾向：丁零丁零 2 例，丁零零 10 例。
- 4) 王洪君 1999 本来的分析还包括由单音节重叠而成的双音节在内，共分 4 类。本文此处只讨论 AB 型双音节词，故只介绍 3 类。
- 5) 孟琮 1983 后附有 AB 式拟声词表，关于 AB 可重叠形式有标注。其中的内容也可佐证本文所指出的规律。

### 参考文献

- 青山秀夫 1986. 「朝鮮語の擬音語・擬態語」, 『日本語学』1986 年第 5 卷第 7 号 :24-32 頁。  
金田一春彦 2004. 「擬音語と擬態語」, 『金田一春彦著作集』第 3 卷 : 105 - 120 頁。東京 : 玉川大学出版社。  
張恒悅 2006. 「量詞の重ね型 CC について」, 『現代中国語研究』第 8 期 : 107-118 頁。  
張恒悅 2007. 「數量詞の重ね型“一 CC”と“一 C 一 C”について」, 『立命館言語文化研究』第 18 卷 4 号 : 163-177 頁。  
野口宗親 1995. 「中国語擬音語概説」, 『中国語擬音語辞典』: viii-xxvi。東京 : 東方書店。

- 马庆株 1987. 「拟声词研究」, 『语言研究论丛』 1987 年第 4 辑: 122-155 页。
- 孟琮 1983. 「北京话的拟声词」, 『语法研究和探索 (一)』: 120-156 页。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洪君 1999. 『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了一 1982. 『汉语语法纲要』。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张恒悦 2008. 「拟声词的重叠」, 『中国语言学』 255 号: 56-77 页。
- Haiman, John 1985.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语料标注说明

- (北):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检索系统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jsearch/index.jsp?dir=xiandai](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jsearch/index.jsp?dir=xiandai)
- (G): Google 检索系统 <http://www.google.com/intl/zh-CN/>
- (百): 百度搜索  
<http://www.baidu.com/s?lm=0&si=&rn=10&ie=gb2312&ct=0&wd=%BA%F4%C0%B2%C0%B2+++CE%A7%C9%CF%C0%B4&pn=10&ver=0&cn=baidu07&cl=3&uim=0&usm=0>
- 《现代汉语词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5 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
- 《中国语拟声语辞典》: 野口宗親编 1995 年版。東京: 東方書店。
- 本文咨询人: A. 男, 45 岁, 河南人。C. 女, 54 岁, 北京人。D. 女, 37 岁, 辽宁人。